

编者按 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,又称世界图书日,设立目的是推动更多的人去阅读和写作,希望所有人都能尊重和感谢为人类文明做出过巨大贡献的文学、文化、科学、思想大师们,保护知识产权。自1995年设立至今,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,已陪伴爱书之人走过了26年,推动了越来越多的人投身于阅读和写作之中。

凯勒曾说过,一本书像一艘船,带领我们从狭隘的地方,驶向生活的无限广阔的海洋。本期《九日山》版特别推出读书日专版,希望从不同的角度、不同的言说中得到读书的启示,让更多的人投入阅读生活中来,建设更加和谐的书香社会。

与书为友,天长地久

策

,我更喜欢看书了,甚至像孔乙己那样“窃书”,偷拿同学们的课外书,还美其名曰“读书人的事”。

这样更好,书成了我的忠实伙伴,我可以安心在书中徜徉。在书中,我经常为书中的人物的喜怒哀乐,或是笑逐颜开,或是愁眉苦脸。就这样,天上人间,古今中外,无不在我掌中翻阅;朝代更迭,世事沧桑,无不是我眼底下的烟云。兴奋时陶然自醉,动情时潸然泪下。书使我周游世界,书使我洞察人情冷暖,书更使我相信审视人的灵魂深处。

书中的世界不同于现实世界,那是从作者心灵中折射出来的另一种生存状态。我也知道如果一个人只活在书中,或者是只活在现实中,那都不是完美的人生。一个人如果没有书,不读书,那么,他对生活的理解也是不全面的。这就是读书会让人对世界有全新的感觉,如醍醐灌顶的主要原因。

后来,由于种种原因,我走上了打工之路,因事务缠身或生活跌宕不定,时间被占满了,用来读

郑亚鸿
书
,并被市方志委聘为《泉州市志》总编室特约编辑。

我喜欢书,也爱惜书。平时看书,我都舍不得将书页折叠做记号,而是用书签或卡片;遇到借书的朋友或同事,如果不真爱惜书,将书弄得皱巴巴的,下回我更拒绝借给他。读书也好,藏书也好,面对一本漂亮、整洁的书和一本皱巴巴、脏兮兮的书,其心境是大不同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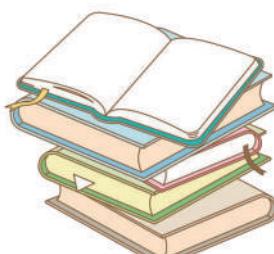
十几年前,当我调离山美水库回市里时,几大箱家当尽是书。而后,当我买了目前住的这套房子时,尽管只有三室两厅,我还是决定将其中的一室作为书房。我自己设计出书房的装修图,把房间的两面墙从地面到顶端都设计成书橱。

记得当负责装修的木工师傅看到我的书房设计草图时,惊叫道:两面墙都要做成书橱?你有这么多书?我笑着问:你不相信?师傅极力反对将两面墙做成书橱,说是这样房间会显得太窄。我想了想师傅说的有一定道理,就只做一面。

现在,如果那位装修师傅到我家来,他会看到自下而上整整占据一面墙的书橱,书已装得满满的,因为装不下,一些书只好装在纸箱里放在储藏间。我的藏书有多少我没统计,但几千册肯定有。如今,除了遇到非常喜欢的书,我不敢再买书了。书满为“患”,已经没地方放了。虽然很少再买书了,但不时有朋友赠送的作品、参加各种活动的赠书以及发表文章后编辑部寄来的赠刊等,书依然在不断增多。

也许有人会说,那就卖掉一些吧。老实说,我这个爱书如命的人还真舍不得,想想那些靠平时省吃俭用一本花几块钱、几十块钱买来的书,被以一斤几毛钱、几分钱的价格当作废纸卖掉,我就感到不舍。

从喜欢读书、购书、藏书,到自己出书、编书,书伴随并影响了我一辈子。如果说,在时代的浪潮中我没有落伍,很大原因是得益于书。这辈子,书籍就是我的财富,我甘当这种“守财奴”!



傅文福

书的时间少了。但我每天也要抽出一点点时间来读点书。说夸张一点,有点像马克思所说的“把别人喝咖啡的工夫”用在读书上了。为工作,为陶冶,为自己曾经的文学梦。再后来,我就开始练笔投稿。一篇,二篇,三篇……经过我的努力,我终于收到报社寄来的样书,总算苦尽甘来,这就是读书回馈给我的好处了。

闲暇的时间,我又继续练笔投稿,每每有意想不到的收获。至今为止,我已经在各种刊物上发表了数百篇文章。看看我走过的路,我常常想,所取得的成绩,是和我与书为友分不开的。

阴暗的烟雨中,我们期待春阳的娇媚;炎炎的烈日下,我们希冀台风的凉爽;瑟瑟秋风乍起,我们期待皓月当空;冬天的雪花飘,我们盼望温暖降临……所有这些,我们都可以从书中找到答案。书,可以陶冶人的情操,可以摆正人生的前进方向,可以升华一个人的道德品质,构筑起一个人丰富的精神家园。所以我说,与书为友,其乐无穷;与书为友,天长地久。



前有30家星级百姓书房。(图为李想摄)
昨日,记者从南安市委宣传部了解到,南安市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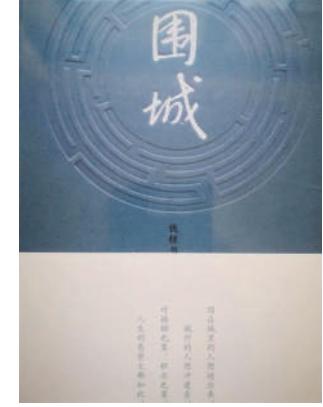
人到中年三读《围城》

黄颖

第一次阅读钱钟书先生的《围城》时是在读大学时,距今已有20多年。那是一段少年不知愁滋味的时光,并没有读出太多的况味。参加工作后再次阅读,总为了方鸿渐和唐晓芙没有终点的爱情唏嘘不已。

而今年年初逛书店时看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了新的版本遂购入,于是有了第三次的阅读。

二十年前,第一次遇见赵辛楣总觉痴情得有些可笑,被



本质的人,想要的东西在不损害他人的情况下懂得用心争取。

她看得通透,两人回到上海,工作和生活都频频受挫的方鸿渐收到了赵辛楣的来信让他去重庆。方鸿渐脑袋一热,马上就想辞职。孙柔嘉却分析道,别人一封信的口头允诺事实上不见得办得到。这“不一定办得到”在去三闾大学时就可见一斑,本来的教授最后变成了副教授还差点没课可上。而对于赵辛楣没有通知结婚一事,方鸿渐心里其实是在意的,赵辛楣没有通知他,是不是并没有像自己一样把对方当作好朋友,但嘴上却推说是赵辛楣是怕自己随礼。孙柔嘉却以为真是如此,倒可什么都不说,因为喜礼是可以后补的。

孙柔嘉把方鸿渐内心的想法吐露了出来,方鸿渐总是生活在自己臆想中的安乐窝里,而孙柔嘉却毫不留情地把他拽了出来,看清了生活的本质才能更好地面对生活。

人到中年三读《围城》,明白了要学会与生活和解,与年少轻狂时眼里的“不和谐”握手言和,生活总是泥沙俱下,我们不能只愿意接受美好的部分,也应该允许不美好的存在,在尘世中心生欢喜。



4月23日是第26个“世界读书日”。这一天,南安市图书馆联合南安市自然资源局、市新华书店、染色董幼儿园、市青年美术家协会、市公益图书室协会等开展了三场公益阅读活动,为市民送来一次丰富的阅读盛宴。(图片来源:南安市图书馆)

屋不在大,有书则灵

苏丽梅

无须谁的引导,自小,我就被书籍美妙的文字、引人入胜的情节所吸引,对书有一种特殊的情感。

上初中时,流行看琼瑶、岑凯伦、金庸的书,为迎合市场,学校门口开有书店一家,书籍装订成统一的硬纸板封面,整齐地摆放在书架上,初看每本书都很相似,唯有细看书名才能区分彼此。书店紧挨学校,并不缺少读者,总有逃课的学生在这里租上一本书,或小河边,或宿舍,看得入了迷。记忆中,借三四天只要几毛钱。懵懂的年龄,容易被周围事物牵引,我也跟着去借了言情小说,于是,宁愿缺了作业,也要沉浸在白马王子与灰姑娘的美好爱情中。由此,总是在上课的时候想着,毕业之后,我要去开一家书店,拥有很多书籍,不用向人借阅,不必花钱购买,而只在想读书的某个时刻,只要一个转身,一个伸手,读书的愿望就能实现。

长大之后,才明白这是潜意识中想拥有书房的渴望,只不过凭借那时的年龄,不敢去想象我能拥有那么大的书房,而

把这样一个愿望,转换成开一家书店的想法。

几年过去,到厦门工作,与先生在一起,房子是租来的,简单的一床、一桌、一椅,没有电视机,没有智能手机,每日里,吃完晚饭,毫无去处,和先生两人,各自手捧一本书,或金庸的武侠小说,或黄易的《寻秦记》,沉浸其中,于刀光剑影打打杀杀中,感受儿女情怀,感受读书的乐趣,享受与先生在一起的美好。年轻的心,被阅读的快感所俘获,不时地,或路边的书摊,或书店,总能发现喜欢的书,欢喜地带回家。

那时候,买的书不多,尚没有添置书柜,只有一张书桌,看完的书,一本本叠放。

忽一日,屋门打开,先生和他朋友抬着一张书柜进屋。我心下欢喜,同时内心不解,先生见状,说他朋友公司不开了,这书柜还有九成新,丢了可惜,朋友让他带回家。先生想到家里的书没有安身之处,欢喜收下,他的内心却也清楚,见到此书

柜,我会和他一样欣喜。书柜摆放好之后,我马上把家里所有的书,一本本沿着高低的次序,排好。

儿子出生后,为了培养儿子的阅读习惯,买书的目光,从为自己选书转移到为儿子选书,绘本、拼音读本、学生读本,儿子慢慢长大,阅读的书籍跟着变换,《小狼人》《鲁滨孙漂流记》《国际大奖小说系列》《呼兰河传》《繁星春水》《西游记》《骆驼祥子》《朝花夕拾》等,琳琅满目。

而我,有了阅读的积累,发表的文章也越来越多,水到渠成常规出版了三本小说集,再加上收到的样刊样报,书柜空间被塞得满满,于是,又添置一个书柜,专门收藏儿子的书籍。

之后,我们有了自己的房子,搬家时,最辛苦是搬家具,一箱箱打包好的书籍,沉重无比,他们就这样扛着、抱着,从那个家搬到这个家。行李重新整理,书籍重新摆放,两个书柜已显局促,先生灵机一动,叫人在房间靠墙壁的地

方,安装了一排书架,可以放置不少图书,《静静的顿河》《逃离》《麦田守望者》《丰乳肥臀》《老人与海》《午夜之子》等经典文学作品以及众多文友出版的书籍,有了安身之处。

生活,有时粗糙得让人心疲惫,每到这时,总是庆幸有个属于自己独处的小世界,可以独处一隅,手捧一本书,随意靠着或半躺着,静静地阅读,周围没有丝毫嘈杂之声,时间似乎静止在这特定的氛围里,思想得到进一步升华,于是庆幸,有书的日子,真好。

曾经在微信上看到一篇文:“如果有天堂,应该是书房的模样”,写的是江晓原教授的书房,五万多册藏书,井然有序地存放着。江教授给每本书编上编号,那些书,井井有条地竖立在书柜里。

而我,虽然没有坐拥几万图书,但是有什么关系呢,屋不大,有书则灵,只要能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,可以手捧一本书,或坐或靠,沉浸于书的海洋中,那么,生活就是美好的!

我和书

从小
我就喜欢看书,
因为喜欢看书,一有零
花钱不会去买吃的,就买书。

小时候,我喜欢“小人书”(连环画),课余时间总往新华书店跑,看到喜欢的,就千方百计买回。小学毕业时,我已拥有二百多本“小人书”,这在当时的小伙伴中,称得上是“书富翁”了。因为这些“小人书”,我喜欢画画,打下扎实的美术功底,在初中时获全校美术比赛第一名。

进入中学,我看的主要是小说,印象较深的有《林海雪原》《青春之歌》等,还有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《牛虻》等外国名著。书看多了,写作文便顺畅,我的作文经常被语文老师当作全年段的范文。

之后,便是上山下乡插队。在偏僻的山村,能弄到一本本书读,便是极大的乐趣。尽管书不多,我还是做了个小书架在桌子上。

参加工作后,在单位有了一个固定的“藏身之地”,我为它们做了个大书橱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,书橱就放满了。这些书,除了工作需要的专业书籍外,还有工具书,以及我喜欢的文史类书籍。

书给予我知识的熏陶和写能力的提高,我经常在报刊发表文章,被吸收为市作家协会会员,同时也被单位领导加以培养和提拔。退休后,我有更多的时间看书写作,先后出版了两本作品集,主编了三本



书,并被市方志委聘为《泉州市志》总编室特约编辑。

我喜欢书,也爱惜书。平时看书,我都舍不得将书页折叠做记号,而是用书签或卡片;遇到借书的朋友或同事,如果不真爱惜书,将书弄得皱巴巴的,下回我更拒绝借给他。读书也好,藏书也好,面对一本漂亮、整洁的书和一本皱巴巴、脏兮兮的书,其心境是大不同的。

十几年前,当我调离山美水库回市里时,几大箱家当尽是书。而后,当我买了目前住的这套房子时,尽管只有三室两厅,我还是决定将其中的一室作为书房。我自己设计出书房的装修图,把房间的两面墙从地面到顶端都设计成书橱。

记得当负责装修的木工师傅看到我的书房设计草图时,惊叫道:两面墙都要做成书橱?你有这么多书?我笑着问:你不相信?师傅极力反对将两面墙做成书橱,说是这样房间会显得太窄。我想了想师傅说的有一定道理,就只做一面。

现在,如果那位装修师傅到我家来,他会看到自下而上整整占据一面墙的书橱,书已装得满满的,因为装不下,一些书只好装在纸箱里放在储藏间。我的藏书有多少我没统计,但几千册肯定有。如今,除了遇到非常喜欢的书,我不敢再买书了。书满为“患”,已经没地方放了。虽然很少再买书了,但不时有朋友赠送的作品、参加各种活动的赠书以及发表文章后编辑部寄来的赠刊等,书依然在不断增多。

也许有人会说,那就卖掉一些吧。老实说,我这个爱书如命的人还真舍不得,想想那些靠平时省吃俭用一本花几块钱、几十块钱买来的书,被以一斤几毛钱、几分钱的价格当作废纸卖掉,我就感到不舍。

从喜欢读书、购书、藏书,到自己出书、编书,书伴随并影响了我一辈子。如果说,在时代的浪潮中我没有落伍,很大原因是得益于书。这辈子,书籍就是我的财富,我甘当这种“守财奴”!